

「有什麼可以使你煩惱的？一切看開，放下，你就心安理得，自由自在了。」

「看開，放下，自在。」這正是佛家告訴我們修養的方法，我對於「看開」，早就作到了，只是還不能「放下」，所以我至今還得不到「自在」。說也奇怪，每次經過林大姊一罵，我就覺得很舒服。我欽佩她的修養到家了，我應該向她多多學習的。

談園林思想

去歲初秋，在一個偶然的殊勝因緣中，得與舍弟博堯、楊媛同學敬陪曉雲法師漫步陽明山道中。時值薄暮，群鳥歸巢，秋蟲新鳴。舉首仰望，峯巒聳立，迎面逼來，低頭俯視，溪水潺潺，直奔西流。斯情斯景，使人倏然忘機，幾不知置身何地。曉雲法師神情靜穆，風致飄逸，口咏憨山禪師的山居詩：「幽巖蘭蕙有餘芳，習習松風送暗香。暫借聞香開性地，勝傾甘露灌枯腸。心心直入蓮華藏，念念常明般若光。知足便登兜率界，何勞此外覓西方。」聲透禪機唸如梵唄，感人心肺，久久猶縈迴不已。

曉雲法師慨歎末法時代，世道衰微，人心迷亂，不禁精神寥落，悲憫滿懷。世尊當日悟道成佛，即肯定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」，所以「人人都可成佛」。可悲的是眾生雖具足佛性，懷有成佛的本性；却會因愚昧於昏迷，性德不彰，以致沉淪苦海中，不克自拔。然而眾生有病，即我有病，這正是懷有悲心的智者所憂心忡忡的事情。處今之世，宜開示何種法門，最能方便眾生彰顯佛性，明其明德，漸啟智慧，漸消煩惱，而至離苦得樂，更發悲願自利利他，而莊嚴淨土；佛陀昔日修道於山林，成道於樹下，講道於園林及靈鷲山上，園林山水似與佛陀結有不解之緣。試觀中印古代的禪生

，一封比一封進步。我的英文日見進步，有時我翻翻過去寫的英文信稿，比現在的通順多了，可見不進則退，是千古不變的道理。我最傷心的是記憶力衰退，讀過的生字，幾分鐘就忘記了，常常表在手上到處找表，戴着眼鏡找眼鏡，是常有的事。自從搬到這座新公寓來，我已經對自己鎖在門外三次了，達明諷刺我，建議我把鑰匙掛在脖子上，我哈哈大笑，不料前天真的看到一位老太太從衣領裏掏出鑰匙來開門，唉！可憐的老人！

田博元

活，自然的涵養與禪機的活潑，二者關係至為深切。所謂「心地無風濤，所在皆青山綠樹」，普明禪師牧牛圖頌第十雙泯：「人牛不見杳無蹤，明月光含萬象空；若問其中端的意，野花芳草自叢叢。」中國文人如陶淵明的歸返田園，質性始獲自然；王維的徜徉藍田別墅，而心境始得曠達；蘇東坡對江上清風，山間明月，取之不盡，用之不竭，而成其行雲流水的風格。凡此，足證園林山水對於人類性靈的啓示薰育，誠有無限的助益。因此，當今之世，要想挽救人類心靈的失落，提倡園林思想，正是最佳的方便法門。而園林文學便是表現園林思想的文學創作，是心靈受自然啓發而創作的文藝作品。提倡園林思想與園林文學的動機，就在此一秋涼的初夜，在陽明山中蘊釀而誕生了。

園林思想，即是自然思想；園林文學，便是自然文學。斯時斯地，提倡園林思想，並非鼓舞人類以園林山水為心靈避難的場所，也非單以園林山水為心靈寄託的境地。最重要的意義，是藉著園林山水的觀照，找回失落的心靈源頭。當日希遷石頭禪師開示門人說道：「自生至死，只是這個回頭轉腦，更莫別求。」提倡園林思想，正是要吾人藉助大自然的啓發，有個「回頭轉腦」的轉機。使我們能借路返家，找回自己生命的本真，進而生放下提起的悲情。假若純以園林山水為欣賞的對象，而風雅自許

，灑脫自高。終究祇是進去，而沒回過頭來；只是放下一切，沒再提携起來，而設若以園林山水為逃遁隱避的地方，則更是大錯的事情。

自然界給予人類的啓示，至少有下列幾點：一是和諧的現象。中庸曰：「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萬物育焉。」高明如天，所以覆蓋萬物，博厚如地，所以乘載萬物，各安其位，各司其責，使萬物並生而不相害。又如四時的運行，日月的代明等等，在在都顯示極為和諧的現象。所以天道是和諧的極致，如斯圓滿而無憾。人類為萬物之靈，以異於他物的靈性，仰觀天文，俯察地理，領悟宇宙生生不息，亙古不變的消息，知道人類生命要能綿綿不絕，歷久彌新的要訣；和諧才是生存之道。談和諧，首先要要求個人心靈的和諧，所謂：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，發而皆中節謂之和」。個人心靈和諧，推己及人，始能與人和諧相處，使人際社會，充滿和樂安寧。推而擴之，更能與物和諧相待，所謂：「民胞物與」，而達天人合一的境界。如此，始是人格圓滿的極致，無憾無漏，而又中規中矩。這樣美麗和諧的人生，使得人文世界充滿活潑創造的生機，也使得人類社會，得以不斷進步推展，而歷久彌新。

其次，自然界顯示吾人生命的真諦。易乾之象曰：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。」荀子天論也說：「天行有常。」天道的運行，有其恆常不變的規律性，這個恆常的規律，便是宇宙永恆生命的體現。禮記學記謂：「天時不齊」的正確，春夏秋冬都有其時而不得齊一，但唯其如此，天德乃成。春夏花卉自生，莖麥自死；秋冬草木自死，而莖麥自生，這是生命的自然現象，所以，我們眼看春紅盛開了，秋華凋萎了。無數的生命都在浩瀚的宇宙間，倏生倏滅，循環變易不已。但在此變易之中，却有一不變的體性。儘管花開花落，物生物滅，但是「逝者如斯夫，不捨晝夜」。自然的生命，是永恆不息的。試看天體的運行，是如斯的剛健不息，日月的升降，晦明的交代，晴雨的不時，秋冬的來往，在在顯

露恆常不絕的生機。就個人小我的生命，短者十數寒暑，長者百數年華，較之無限的時間，終究是瞬眼雲煙，曇花一現而已。但是，大我的人類生命，却有賴小我生命的傳承而延綿不絕。譬如薪火相傳，薪盡而火傳，亙古而常新。因此，生命的意義，乃在創造繼起的生命，使人類的生命永恆不息。夫是，則個人生命得以承先而降世，真是值得珍惜愉悅的。因此，如何善待這個小我的生命，使得生命的火種得藉肢體的薪柴燃燒起來，以照耀人類，傳遞後人，不正是個人生命的真正意義。如此，宇宙有其永恆的生命，而人類也有其永恆的生命。

如此說來，大自然真是人類性靈最佳的鑑照明鏡了，透過天地自然的觀照，使人類得以澈悟和諧的要道與生命的真諦。上天待我，何其厚博，我們怎能不去善用這無盡的精神資源。事實上，自然界給予人類的啓示，除上述以外，更顯示吾人真如自在的天德。所謂：「大自然即大自在」若問其中端的意，野花芳草自叢叢。天地自然自有本地風光，自然的妙景，如高山流水，花草樹石，處處顯現本來的天真，鳥語蟲鳴，松響泉咽，也都透露活潑自在的生機。而人，生命的自然，也自有本地風光。可惜人類的性命因物欲的蒙蔽，而受到極深的斷傷。心鏡蒙塵，自不能透露真如的本性。假若能藉與自然的和諧相處，洗去心靈的塵垢，而與萬化冥合相應，進而物我雙忘，神棲大化；自然妙智中生，憑此妙智，藉以觀照生命的源頭，則心得自在，渾然光明；進而悲智滿懷，生出度人覺世的悲願，而以莊嚴國土，成就眾生為標的了。

大自然的一花一草，一樹一石，莫不充滿無限的天趣，祇看自己如何去參遊妙化了。然則，這並非意味我們要浪跡山林，標高以自許。而是希望從現實的環境中，自己能打開心靈的窗，去領畧宇宙的景色。所謂「本地風光無限好，落花水面皆文章。」推窗望月，人與月是圓融無礙的；花香鳥語，也正是自己性分中的活潑生機。所謂：「萬物靜觀皆自得，四時佳興與人同。」吾人能深深品味此園林思想的三昧，庶幾不失提倡園林思想者用心苦意的所在了。